卷第一百七十九　貢舉二

杜正玄　李義琛　陳子昂　王維　楊暄　蕭穎士　喬彝　許孟容　張正甫　閻濟美　潘炎　令狐峘　熊執易

杜正玄

隋仁壽中，杜正玄、正藏、正倫。俱以秀才擢第。隋代舉進士，總一十人，正倫一家三人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義琛

武德五年，李義琛與弟義琰，三從弟上德同年三人進士。義琛等隴西人，世居鄴城。國初草創未定，家業素貧之，與上德同居，事從姑，定省如親焉。隨計至潼關，遇大雪，逆旅不容，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，延與同寢處。居數日，雪霽而去。琛等議鬻驢，以一醉酬之。商人竊知，不辭而去。復先贈以稻糧。琛後宰咸陽，召商人。與之抗禮親厚。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。義琰相高宗，上德司門郎中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陳子昂

陳子昂，蜀射洪人，十年居京師，不為人知。時東市有賣胡琴者，其價百萬。日有豪貴傳視，無辨者。子昂突出於眾，謂左右，可輦千緡市之。眾咸驚問曰：「何用之？」答曰：「餘善此樂」。或有好事者曰：「可得一聞乎？」答曰：「餘居宣陽裡，指其第處，並具有酒，明日專候。不唯眾君子榮顧，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，乃幸遇也。」來晨，集者凡百餘人，皆當時重譽之士。子昂大張宴席，具珍羞。食畢，起捧胡琴，當前語曰：「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，馳走京轂，碌碌塵土，不為人所知。此樂賤工之役，豈愚留心哉！」遂舉而棄之。舁文軸兩案，遍贈會者。會既散，一日之內，聲華溢都。時武攸宜為建安王，闢為記室。後拜拾遺。歸覲，為段（「段」原作「假」，據新舊唐書《陳子昂傳》改。）簡所害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王維

王維右丞年未弱冠，文章得名。性閒音律，妙能琵琶。遊歷諸貴之間，尤為岐王之所眷重。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，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，為其地，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，令以九臯為解頭。維方將應舉，言於岐王，仍求焉。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，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，後五日至吾。維即依命，如期而至。岐王謂曰：子以文士請謁貴主，何門可見哉！子能如吾之教乎？維曰：「謹奉命。」岐王乃出錦繡衣服，鮮華奇異，遣維衣之，仍令齎琵琶，同至公主之第。岐王入曰：「承貴主出內，故攜酒樂奉宴。」即令張筵，諸令旅進。維妙年潔白，風姿都美，立於行，公主顧之，謂岐王曰：「斯何人哉？」答曰：「知音者也。」即令獨奉新曲，聲調哀切，滿坐動容。公主自詢曰：「此曲何名？」維起曰：「號鬱輪袍。」公主大奇之。岐王因曰：此生非止音律，至於詞學，無出其右。公主尤異之。則曰：「子有所為文乎？」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呈公主。公主既讀，驚駭曰：「此皆兒所誦習，常謂古人佳作，乃子之為乎？」因令更衣，升之客右。維風流蘊藉，語言諧戲，大為諸貴之欽矚。岐王因曰：「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為解頭，誠為國華矣。」公主乃曰：「何不遣其應舉？」岐王曰：此生不得首薦，義不就試，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臯矣。「公主笑曰：」何預兒事，本為他人所托。「顧謂維曰：」子誠取，當為子力致焉。「維起謙謝。公主則召試官至第，遣宮婢傳教，維遂作解頭，而一舉登第矣。及為太樂丞，為伶人舞黃師子，坐出官。黃師子者，非一人不舞也。天寶末，祿山初陷西京，維及鄭虔、張通等，皆處賊庭。洎克復，俱囚於宣楊裡楊國忠舊宅。崔圓因召於私第，令畫數壁。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，望其救解，故運思精巧，頗絕其能。（」能「原作」皆「，據明抄本改）後由此事，皆從寬典；至於貶黜，亦獲善地。今崇義裡竇丞相易直私第，即圓舊宅也，畫尚在焉。維累為給事中，祿授以偽官。及賊平，凡縉為北都副留守，請以己官爵贖之，由是免死。累為尚書右丞。於藍田置別業，留心釋典焉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楊暄

楊國忠之子暄，舉明經，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，不及格，將黜落，懼國忠而未敢定。時駕在華清宮，珣子撫為會昌尉。珣遽召使，以書報撫，令候國忠，具言其狀。撫既至國忠私第，五鼓初起，列火滿門，將欲趨朝，軒蓋如市，國忠方乘馬。撫因趨入，謁於燭下。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，撫蓋微笑，意色甚歡。撫乃白曰：奉大人命，相君之子試不中，然不敢黜退。國忠卻立大呼曰：「我兒何慮不富貴，豈籍一名，為鼠輩所賣！」即（「即」原作「耶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不顧，乘馬而去。撫惶駭，遽奔告於珣曰：國忠恃勢倨貴，使人之慘舒，出於咄嗟，奈何以校其曲直？因致暄於上第。既為戶部侍郎？珣才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，與同列。暄話於所親，尚歎己之淹徊，而謂珣遷改疾速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蕭穎士

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。恃才傲物。曼無與比。常自攜一壺逐騰勝郊野，偶憩於逆旅，獨酌獨吟。會有風雨暴至，有紫衣老人領一小僮避雨於此。穎士見之散冗，頗肆陵侮。逡巡，風定雨霽，車馬卒至，老人上馬，呵殿而去。穎士倉忙覘之，左右曰：吏部王尚書。（尚書名丘。）穎士常造門，未之面，極驚愕。明日，具長箋造門謝。丘命引至廡下，坐責之。且曰：「所恨與子非親屬，當庭訓之耳。」頃曰：「子負文學之名，踞忽如此，止於一第乎？」穎士終揚州功曹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）

喬彝

喬彝，京兆府解試時，有二試官。彝日午扣門，試官令引入，則已曛醉。視題曰幽蘭賦，彝不肯作曰：「兩個漢相對，作得此題，速改之。」遂改渥窪馬賦。曰：「此可矣。」奮筆斯須而成。警句云：「四蹄曳練，翻瀚海之驚瀾。一噴生風，下湘山之亂葉。」便欲首送。京兆曰：喬彝崢嶸甚，以解副薦之可也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許孟容

許孟容進士及第，學究登科，時號錦襖子上著莎衣。蔡京與孟容同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張正甫

李丞相絳，先人為襄州督部。方赴舉，求鄉薦。時樊司空澤為節度使，張常侍正甫為判官。主鄉薦，張公知絳有前途，啟司空曰：舉人中悉不如李秀才，請只送一人。諸人之資，悉以奉之。欣然允諾。又薦絳弟為同舍郎，絳感[illegible]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子宗易為朝官。人問宗易之文於絳，絳戲而答曰：蓋代。時人因以蓋代為口實。相見論文，必曰：莫是李三蓋代否？及絳為戶部侍郎也。常侍為本司郎中。因會，把酒請侍郎唱歌，李終不唱而哂之，滿席大噱。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閻濟美

閻濟美，前朝公司卿許與定分，一志（明抄本志作忘。）不為，某三舉及第。初舉，劉單侍郎下雜文落；第二舉，坐王（明抄本「王」作「主」。）侍郎雜文落第。某當是時，年已蹭蹬，常於江激往徑山欽大師處問法。是春，某既下第，又將出關。因獻坐主六韻律詩曰：「謇諤王臣直，文明雅量全。望鼓金自躍，應物鏡何偏。南國幽沈盡，東堂禮樂宣。轉（」轉「原作」輪「，據唐《詩紀事》改。）今游異士，更昔至公年。芳樹歡新景，青雲泣暮天。唯愁鳳池拜，孤賤更誰憐。座主覽焉。問某，今年何者退落？具以實告。先榜落第，座主赧然變色，深有遺才之歎。乃曰，所投六韻，必展後效。足下南去，幸無疑將來之事。某遂出關。秋月，江東求薦，名到省後，兩都置舉，座主已在洛下。比某到洛，更無相知，便投跡清化裡店。屬時物翔貴，囊中但有五縑，策蹇驢而已。有舉公盧景莊已為東府首薦，亦同處焉。僕馬甚豪，與某相揖，未交一言。久乃問某曰：」閻子自何至止？「對曰：」從江東來。「敬奉不敢怠。景莊一旦際暮醉歸，忽蒙問某行第，乃曰：閻二十，消息絕好，景莊大險。某對曰：不然，必先大府首薦。聲價已振京洛，如某遠地一送，豈敢望有成哉？」景莊曰：「足下定矣。」十一月下旬。遂試雜文。十二月三日。天津橋放雜文榜。景莊與某俱過。其日苦寒，是月四日，天津橋作鋪帖經，景莊尋被絀落，某具前白主司曰：「某早留心章句，不工帖書，必恐不及格。」主司曰：「可不知禮闈故事。亦許詩贖。某致詞後，紛紛去留。某又遽前白主司曰：侍郎開獎勸之路，許作詩贖帖，未見題出。主司曰：賦天津橋望洛陽城殘雪詩。某只作得二十字。某詩曰：」新霽洛城端，千家積雪寒，未收清禁色，偏向上陽殘。「已聞主司催約詩甚急，日勢又晚，某告主司，天寒水凍，書不成字。便聞主司處分，得句見在將來。主司一覽所納，稱賞再三，遂唱過。其夕，景莊相賀云：」前與足下並鋪，試蠟日祈天宗賦，竊見足下用魯丘（「丘」原作「血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對衛賜。據義，衛賜則子貢也，足下書衛賜作駟馬字，唯以此奉憂耳。「某聞是說，反思之，實作駟馬字，意甚惶駭。比榜出，某濫忝第，與狀頭同參座主，座主曰：諸公試日，天寒急景，寫札雜文，或有不如法。今恐文書到西京，須呈宰相，請先輩等各買好紙，重來請印，如法寫淨送納，抽其退本。諸公大喜。及某撰本卻請出，駟字上硃點極大。座主還闕之日，獨揖前曰：」春間遺（「遺」原作「遣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才，所投六韻，不敢慚忘，聊副素約耳。「（出《乾鐉子》）

潘炎

侍郎潘炎，進士榜有六異：朱遂為朱滔太子；王表為李納女婿，彼軍呼為駙馬；趙博宣為冀（「冀」原作「異」，據許本改）定押衙；袁同直入番為阿師；竇常二十年稱前進士，奚某亦有事。時謂之六差。竇常新及第，薛某給事宅中逢桑道茂。給事曰：「竇秀才新及第，早晚得官。」桑生曰：「二十年後方得官。」一坐皆哂，不信。然果耳五度奏官，皆敕不下，即攝職數四。其如命何？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令狐峘

大歷十四年改元建中，禮部侍郎令狐峘下，二十二人及第。時執政間有怒薦托不從，勢擬頃覆。峘惶恐甚，因進其私書。上謂峘無良，放榜日竄逐，不得與生徒相面。後十年，門人田敦為明州刺史，峘量移本州別駕，敦始使陳謝恩之禮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熊執易

熊執易通於易義。建中四年，侍郎李紓試易簡知險阻論。執易端座割析，傾動場中，一舉而捷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---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